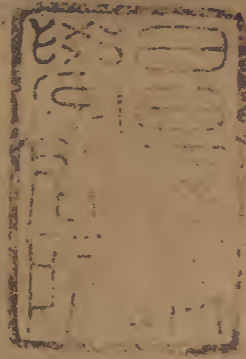


家文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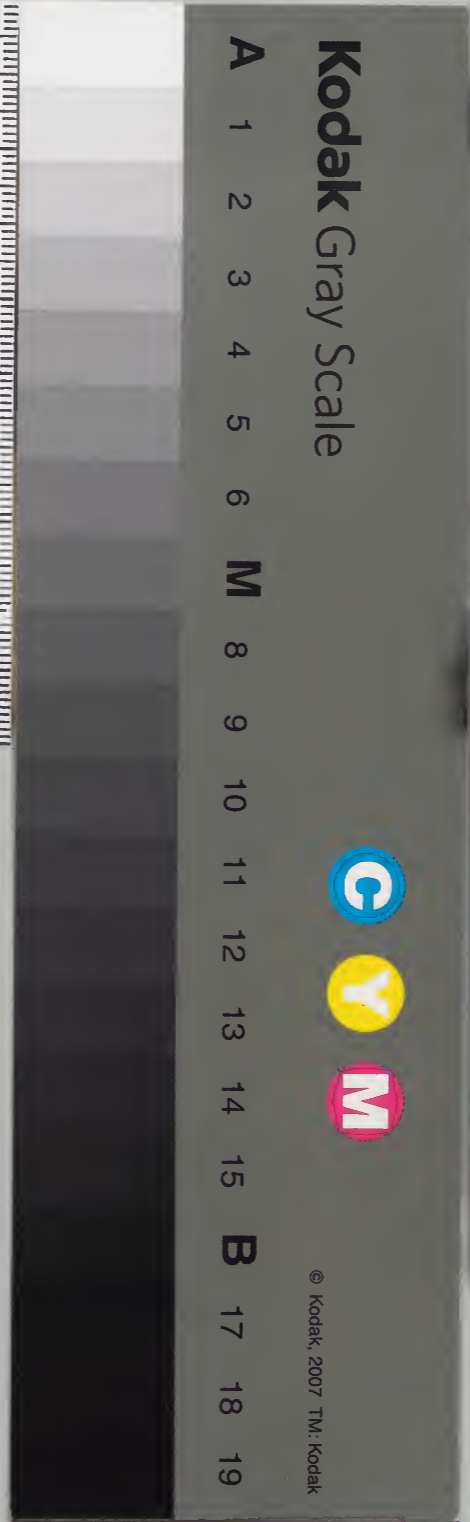
序四之六
記序



			三八三	漢書門
	一	二	二	
	一	四	七	
	二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二	八	書	
函	三		
一	四		
九	八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32
冊數	48 (28)
函號	362 43



宋文鑑

卷八十四

日中書局

宋文鑑卷八十四

記

撫州新建使廳記

定平凝壽寺塑佛記

大雅堂記

汲水新渠記

咸平縣丞廳醴醪記

雙槐堂記

照碧堂記

新城遊北山記

高廟碑陰記

拱北軒記

易庵記

淺草文庫

王 无咎

張 舜民

黃 庭堅

陳 師道

張 耒

張 耒

晁 補之

晁 補之

唐 意

鄒 浩

唐 庚

復
丁
巳

顏魯公祠堂記

絳州思堂記

撫州新建使廳記

唐 庚

張 繹

王 無咎

善為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不善為政者反此若夫教化以奪其未順之心衣食以厭其必迫之欲救不可留之獄訟恤無所告之老窮簡閱官吏示其善而替其惡此最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於城山池之所以備豫解舍之所以興居倉庫之所以出納以及臺榭廡驛亭園之區區宜革而革宜修而修此差可以以緩而不可廢者也故夫用事於一州者得宏敏周通之君子則將能周旋裁處急當其急緩當其緩常不繆以序而其間又周旋經理使其利足以掩害其損足以益溥費而厚得近舉而遠存不然

得鄙近偷墮之吏則其裁處多不能當其序而經理又不能適其宜如前之云云者此後世之通患而誼儒法士所為發憤思古也治平二年四月五日撫州之廳成太守司農少卿錢公暄華右丞相危全諷之所建也蓋全諷之建當天祐之元年王今殆二百年而其勢將壞故公始議革之而方是之時公之為州已踰年矣其政令已行而吏民順諧歲常有年獄訟清簡公夷然無為也於是使四縣之令各備其材而不自憚其煩縷繼督視故能以旬有二日而成既成則其規摹高廣皆踰於舊而其始又以智損其中六楹故使坐其下者宛轉四顧豁然虛曠稱夫臨堂堂千里者之勢其用於事而善如此真所謂宏敏周通之君子哉噫天下之有撫州而撫州之宜有治廳者固無窮而治廳之內太守迭處

而送去者亦無窮也然則今日之役不有文字之曲折以託於無窮之間則後之人孰知夫為是役者自吾錢公始而為之又適當其序且有方也故无咎承公之命不敢辭以不能而遂為之記云

定平凝壽寺朔佛記

張

舜民

定平縣山不如水水不如寺寺不如凝壽山無名而水有名寺無不得山水而凝壽居其勝水西為縣東為凝壽有交陽見里社重樓複道繚絡上下煙際隱顯望如屏障間寫出故遊者不憚其勞而居者不奪其樂予始游寺有大明堂佛居中黃金之土價五色之衣美哉從者具而皆土面骨立制度尚未明然予亦知其為佛之尊也後予再游而良前佛之背又於壁中隱出為半見之佛而從者非向相似而所謂九耀者為之也佛御輪乎

其中矣異矣夫九耀昭昭在正八寧卑乎而顧為臣僕如是邪豈於教自有所本而予未嘗學而不能知也歟又安知不曰九曜五行之正氣尚且吾佛况於人乎故王法則曰吾不知畏而飲食男女常久之道或一受教俾之斷棄至於終身不敢傷有其設術之甚無若此者矣夫此則予何能為哉至於有善地不為民居候館而多聚斯類然其獨凝壽哉天下之所共歎者此也

大雅堂記

黃

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間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存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

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然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闐然入其明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生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問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

汲水新渠記

陳師道

汲水新渠記
汲水新渠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首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溝至浚儀其

下為渦別為汲汲至蒙別為獲餘波也于淮陽東歷蕭城于泗注謂鴻溝官度也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書漢地理志滎陽既汴水又有狼湯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田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汴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書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丁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充之川河沛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蕩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蕩蕩無出焉獲無始蓋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汲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

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
經紛錯博矣而志亦闕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
自漢末河入于汜灌注兗豫永平中遵道汜自滎陽別
而東北至于千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
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
汜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
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畿為白溝於宋為長沙
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汜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
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濶狹
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
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從避
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
奉郎張_傳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東河

以道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既
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
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
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
仕善義不畏不悔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
弟獨有見於未者何也夫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
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
人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

咸平縣丞聽醪醪記

張 耒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為咸平縣先是 章聖
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既為縣即以宮
為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為尉舍熙寧其年
始置丞於是遷縣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醪

醪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為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而益蕃延蔓庭覆古庭之太半其花特大於其類邑之醪醪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皆天下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於大亂自安史以來蕃鎮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閭之中惟我 藝祖 神宗受天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於是勦百年之蟪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之禍根亂源燔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 章聖皇帝 誕承祖武以無志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虐兵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蟲敗醫者既已鼓手逐鈞取其累少年之蠹矣而後為之

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強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 章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太山禪梁父祀右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得音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示後世而况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鸞之所經一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為歷之大訓成法者宜如何哉是宜一草木一石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志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無憾者誰之力也醪醪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花頭屬車皆為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雙槐堂記

張 耒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

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
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
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也
為法不苛其勤惰踈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
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
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
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
怒曰是惟飲食燕樂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
使無得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
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為不足
而繼以誣誣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廢飲食冒
疾病室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
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

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茲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
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
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為者
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取其
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
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
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
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
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寄心而養神使其中裕
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
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為
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
矣於是為之書

昭碧堂記

晁

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
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闌閑人民之庶百
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
曠然見其為寬閑之士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覲於其所
已饜食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
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
借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
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整適則人意物境本
暇而不遽去而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
自復其理固然此昭碧堂之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
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為南都而雙門立別宮故
經衢之左為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

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
今龍圖閣學士南豐魯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
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
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
客費為錢七十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
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以放擗高
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
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為
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
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
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
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葬者易熄而
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

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搢
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鷺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賦
湖光瀾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戾而來水
波紛紛柳搖而荷靡鷗鳥盡舞客顧而嬉翛然不能去
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屢食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
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獲祥而喜矣夫人之感
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
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
人心惻然昔之豪傑憤排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
太息峴山之顛固可入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
也公與補之俱起處歟而公為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
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
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

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為不苟於其細則
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為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
其成功有命則媿與並田之賢於此乎未辨迺公之意則
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以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各肇字
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己為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
中其欲有焉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
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新城遊北山記

晁

補之

去新城之北二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
石齒間旁皆大松曲如白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
如蚪於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并鏘然而鳴松間
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一鳥黑如鴉亦冠長象
尾而喙如雀然有聲猶一曲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

馬石崙相扶携而上皇孫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
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顛如麋鹿不可接
頂有屋數十間曲折山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
出門蕭相值既坐山口風颯然而至室殿鈴鐸皆鳴二三
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肯宿於時九月
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窻
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
魅離立突鬚之狀二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
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
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高廟碑陰記

唐 意

除之西曰豐山其絕道經此山至今土俗

頃有漢高廟或云漢諸將追項羽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遠近

畢集薦肴觴焉意嘗從太守侍郎曾公禱雨於廟因讀
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蓋以五月十七日為漢高帝
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
丙寅葬長陵自崩至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
非忌日也以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漢高帝十二
年四月晦日疑歲次凡積一百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
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
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日以法除之筭外得五月
朔巳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記
漢初北平侯張蒼所用顓帝曆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
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
食於晦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
歲月久遠傳者之失也遂以告公命刻其碑陰

拱北軒記

鄒浩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屋向皆東南獨此居面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拱者也羣臣者衆星也拱之者也今在內爲輔弼爲侍從爲六曹寺監之屬拱北可也在外爲監司爲守令爲諸路郡邑之屬拱北可也而浩則名除于仕版身廢于炎荒旣已墮墜而爲石矣尚奚麗天者之擬邪又竊自念所除者名耳拱北之心未嘗除也所廢者身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夫未嘗除而自除之未嘗廢而自廢之非浩所忍爲也浩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拜上祝皇帝壽千萬歲長與天同久與地並拱于內者輔弼盡輔弼之道侍從盡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盡所以爲六曹寺監之職拱

于外者監司盡監司之分守令盡守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爲諸路郡邑之務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水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形自京師而環矚之雖遠在蠻夷戎狄之外猶且四方平萬物遂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况九州之內乎和氣浮于上則景星見卿雲飛和君勳于則朱草生醴泉湧凡是祥瑞之物莫不紛綸畢至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固前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浩之所以拱北在是而已且旣已爲石矣亦必有觸之而起者始自膚寸旋充太虛於時滂沱未必無助然則區區素定之心又安敢自棄而莫之篤歟又竊系以詞曰七曜方可西五嶽方可移我心湛然兮如初時我不見窮達得喪之殊塗兮惟拱北之知噫高高無私兮日監在茲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
 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
 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
 君本之致治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茲豈細
 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
 所以生萬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
 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
 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
 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
 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尤為難而不
 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閑廢方且據庵孰讀而深

思之復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顏魯公祠堂記

唐 庚

上元中顏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
 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僅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
 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來尹是邑
 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
 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
 晚節偃蹇為姦臣所陷見墮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
 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
 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布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
 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
 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
 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

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
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
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平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
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
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疆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
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絳州思堂記

張

繹

金臺太守時候默而好深沉之思下車之六月作堂於
治所之東偏命之曰思口且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
吾之才也客有難者曰工入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而子欲思之耶侯笑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人道之常也吾又何思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

道之常也吾又何思子見世之人矯情亂志拂類以成
其行者乎富貴之志來則為之巧語軟熟視人有謂謂
乞憐之色不得則戚戚以為憂患難之來則為悲愁無
聊之聲鼠匿鳥伏若不可容以僥倖險阻之萬一不得
則戚戚以為憂嗚呼是未來者果可來而既來者果可
去耶夫為不知有是理而強思之也天下始紛紛多事
矣是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子所謂不思殆謂
是歟客曰然侯曰子徒知有不可思而強思之庸詎知
當思而不思又患之大也耶客愕然侯指曰子見庭中
之杏當未春時擲然一枯株耳然則春而華秋而落果
何有耶子能思其所以華思其所以落則死生之理盡
矣子見坐隅之燭當中夜晰晰可以見幽隱什之則瞠
目不見丘山果何物耶子能思其所以見思其所以不

見則鬼神之理盡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所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是也不然子欲捨是而求道家者流浮屠之說去人情絕思慮塊然坐乎窮荒之域視吾君臣父子泛泛若江湖之適相值也顏廢壤蕩不自收斂且曰吾之道將自同於獸死木爛而已吾又何思嗚呼是道也吾不知其果何道也耶而子不顧學之耶於是客始注然自失因撫髀而為之歌曰春雨濕芳花卉香秋風落芳露以霜一往一來天地之常彼不知芳何自苦而茫茫思乎思乎吾君臣父子芳真道之奧而德之光客去侯懼其言之不傳也樂與學者共之也遂命壽安張繹記之河南吳僅書之

宋文鑑卷第八十四

宋文鑑卷第八十五
序

重修說文序

贈麴植彈琴序

龍圖序

弈碁序

御覽序

留別知己序

柳如京文集序

送魯推赴南海序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景祐鹵簿圖記序

輔弼名對序

徐鉉

柳開

陳搏

宋白

田錫

向敏中

張景

穆脩

穆脩

宋綬

劉顏

送張損之赴任定武幕職序

劉

牧

重修說文序

徐

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文及暴秦苛政散隸筆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會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諺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

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近以篆籀爲奇怪不復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判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善篆籀言理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

以集書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
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
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附益之
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
說文具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
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
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
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
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
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
冢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酒唐韻行
之已久今並以孫酒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
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璧瀆

聖明若臨冰谷謹上

贈麴植彈琴序

柳開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獨坐永日
泠然不休嗟乎我是病於子矣子本謂我能知其音將
欲宣其心而達其志也豈徒然乎爲子我慙矣不幸因
子琴之悲而竊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爲我而聽其言
乎子之琴有似于我之文也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人
之所爲用心者不敢安于是學成而業精行修而德廣
希于古之知己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勤而至于今矣
尤人乎不知我誠之而莫所遂其求也甘自放于東郊
矣聽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責矣又何外
尤于他人乎始自求于人今知己之爲過也棄俗尚而
專古者誠非樂于人而取其貴者也獨宜其自知而自

樂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於我也將謂我能其音而辨其功矣我豈果能專為子識其音而辨其功乎易子之願也我亦如是矣我聽子之琴尚不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人豈反能觀我之文也而能為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于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于外也誠乎已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哉我之感而悲不為妄也子試謂我而思之將見亦鳴而不禁矣

龍圖序

陳搏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孰謂辨其復也惟況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異

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累累然如係之於縷也且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後形六無位也地法六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極極皆明五之用也地法五十分而為六五堆數五形坤之象焉坤用六分而幾四象城之四象地六不配謂坤缺在六也分幾四象城西邊六陰數更無外數也六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也坤缺在六也分幾四象城亦觀氣也如陰陽進退皆用二均調二後既合也天一

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中一六吐下覆載數
為體此天三幹地二地四為之用此三更綱地六地四謂
是謂燥沆之類地九幹五地十機微也三若在陽則避
孤陰在陰則避寡陽成八卦皆在陽則避
也體在陰則避寡陽成八卦皆在陽則避
大矣哉龍圖之變岐分萬塗今略述其梗槩焉

弈棋序

宋

白

投壺博弈皆古也禮經有文仲丘稱弈之事下無益於
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
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枰小則小矣于以見興亡之基枯
棊三百微則微矣于以知成敗之數是故弈人之說有
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謂也勢者疆
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謂也品之道

簡易而得之者為上戰爭而得之者為中孤危而得之
者為下勢之道寬裕而陳之者為上謹固而陳之者為
中懸絕而陳之者為下行之道安徐而應之者為上疾
連而應之者為中躁暴而應之者為下苟之道緩而勝
之者為上變通而勝之者為中劫殺而勝之者為下品
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義又有疎密
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義又有利害審利害之方由乎量
敵苟之義又有安危決安危之理由乎得地時有去來
乘則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背遠則斷之覺則窮之敵
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盛興多則破之少則
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無不成能量敵者無
不勇能得地者無不疆然從時之權戒乎遷布子之權
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謂品高

而怠其志怠即將甲無謂勢大而驕其心驕即將羸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即將疲無謂局盛而忘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識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俱此道者為善奔乎引而伸之可稽於古彼簡易而得之寬裕而陳之安徐而應之舒緩而勝之有若堯禪舜舜禪禹乎彼戰爭而得之謹固而陳之疾連而應之變通而勝之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乎彼孤危而得之懸絕而陳之驟暴而應之劫殺而勝之有若秦併六國項王霸楚乎是故得堯舜之策者為自得湯武之訣者為心得秦項之計者為趾焉抑從時有如設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敵有如馭衆得地有如守國其設教也在寬猛分其任人也在善惡明其馭衆也在賞罰中其守國也在德政均至千怠志而驕心泄機而忘敗

非止圍碁將規家國焉故曰碁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

御覽序

田錫

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跡口其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紛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微精以為鑒戒舉要以觀會同可為日覽之書資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機務餘暇端拱穆清所宜不勞躬而得稽古太端不煩覽而達為理大意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達聰而天啓微衷神佑私志近因宣召面得敷陳可以銘於座右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道者錄為御覽今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王可行之事子或摭於雜錄集或附之逐篇悉求切當

之言用達精詳之理覽之詳其義則事與機會用之得其時則名與功借冀以塵露之微上裨高深之德即嗣聖功業與堯舜比崇生靈宣壽詩在義軒之上

留別知己序

向敏中

古者無患身不立患道之不彰偉哉達士之格言人倫之妙端也敏中始學于六師舊史氏見敏名勵行濟時於有道者則臨之慨慕景與身於非據者則執卷窮微相心前事而太息頃歲嘗侍立于先人謂予曰矜功者弗六一僥望者勿成無徇俗以強媒苟名而自是三省前訓六允荷靡忘暨予忝官聿來南夏終朝若厲臨事且繁勉庶務稠雜約乎風土陋豫之上邦布術惜從繩之理化民無偃草之謠迅速周天

迭換四稔忽奉宸詔俾歸一兩庭駕三于邁中心鬱然同年執友通才巨儒咸賦以序文歌送別者多矣其間探味述作希閱詞旨大約以踐清華居近密名器俾重組紱超峻為進身之望也激揚之意雖知己之虛談潤色之詞復文士之恒態豈若出直言以誠之垂有益以喻之使敏中于太平之朝彰其道成其業去邪助正嫉惡揚善移風以變俗俊偽以復古則可矣將逮于竊榮冒進之輩豈可得乎况立性甚拙揣心愈疎嘗以居人臣之位握刑賞之柄煥耀當世資飾後昆者宜乎富于道德飽于忠鯁求于至理盡于至公然後不求名而名自彰也不竊榮而榮自至也設不能量力以再思約已以務進逐本徇末爭利忘義心為蠹蠹面作狐狸縱我冠鳴珮左金右玉上倚千尋一去九萬躡跡于賢人君

子之右者復不愧歟願言故交勉摛令德俟他日將前
言以辨釋之則知敏中平生之志有在矣

柳如京文集序

張景

一氣為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嗑吸消長為晝夜為寒
暑為變化為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幹之而致其
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為神也人之道不遠
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為德為教為慈愛
為威嚴為賞罰為法度為立功為立言亦不知用之而
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明
離潛發蘊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
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與孟軻之拒
楊墨韓愈之辨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
窮也先生生於晉未長於宋初拯五代之橫流扶百

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以周孔非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
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
會其旨於前經破昏治嘑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
賴先生之用可測乎哉概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
不克著之於事業而垂世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
豈徒為空言哉足以顯其志矣今緝其遺文九十五篇
為十五卷命之曰河東不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既行事
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

送魯推赴南上序

穆脩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入令而行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
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而必
言已之可為耳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
之道則政有必失之主志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

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上
言者賢已當公而輔之不賢已當公而正之賢不賢自
主彼之材輔與正非已之職歟正之不從則雖獲罪
及有之矣於其職也亦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二人者或莫
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
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人佐遂能無
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疆出白黑以紛亂之
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
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專力與為
敏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
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
可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
是佐而遊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南海南海際南

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是天下語臣實接僚屬當樊正
與直用是以往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下理予見
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浹其惠也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脩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
始用為勝而號專雄譎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
然後能太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
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
經能卒然登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
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
必聞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
朱卯獨於集家為其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
訪善心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過行四方遠道

或他書不暇持獨齋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
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
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雠也求索之莫
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善聯爲八九大編
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
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
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竅字由其陳故刺滅讀無甚
害更資研證就真爾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
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
以韓既而飲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
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或捨二先
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七月
河南穆脩伯長後叙

景祐國簿圖記序

宋

綴

古者黃帝氏創冕之容列營衛之警輿駕儀物蓋本於
此唐堯彤車有虞舜和夏后之綴商人之路周官有司
常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從三五之際其所由來尚矣
秦六國兼屬車九九之數漢上甘泉備千乘万騎之衆
自時厥後損益可知歷李唐之艱屯接五代之卑替風
流文物蕩然罕餘我藝祖挺神武之姿膺樂推之運
霆斷電掃王略載清絲繅示天子之尊黃屋削諸侯之
僭始議郊饗即詠典文宰司儒臣討求揚摧補緝漏目
崇飾新規扞衛旣雄羽儀兼備初吏士所服皆用畫帛
被襲且久汗澣不鮮乃命易以厚繒加之文綵采綵汨
錯煥乎一時若繼代相傳洎代國所得於古戾者必
去其制朴者必增華自是天時報功洛壇拜况遺

觀舊章頓還 二宗繼猷慎守不則柴泰光耕東廩家
石仙間薶牲汾澣順風訪道案歷上陵巡祭便蕃威容
震耀羽旄輿馬威慰夫東西人之望焉在昔蔡邕上意
首著車服之目范曄緒成其事史官頗續此作其旁記
別錄又有董巴徐廣周遷數家中朝江左亦嘗圖國
至道中詔翰林承旨宋白與內侍畫郊立仗衛緘在
府景德中資政殿學士欽若上鹵簿記三卷敕付太史
蓋古今之論其詳可得而觀 皇上紹庭正統拱己中
宸睿德天成而日躋洪化火馳而風偃崇儒嚮學文之
經也講兵訓士武之畏也奉先登循禮之大也度曲接
申樂之廣也包文武以居業總禮樂而播憲則清
鑠可臆而遠敷哉粵再郊之明年命華光侍臣
大簿是時臣充議使督攝容衛又以友僕奉車

顧問官守之事得以 周知乃與侍讀馮元侍講孫奭議
曰前二圖書寫形紀 事不相參會蓋象設而又文陳乎
繇是著為圖記十篇 名物夥多但續其居首者非有小
異不復重出先標其 形制後載其因造有未周盡復具
於末篇別依兵部字 圖書橫幅其軸織悉無漏合丹青
而不亂非見聞之異 辭天行星陳莫斯為盛嘻夫聖人
制情之動防民之踰 為之辨貴賤名數之差音陟降進
止之節訓之以物則 顯之以器故方軫圓蓋以觀法象
鏤錫反旂以昭聲明 擬兕持虎以養其威并龍左轟洪
副其德天下尊之百 奉之邪心弗萌亂原以消非謂
尚文貌之繁矜紛華 之飾我右之置圖自正觀古作鑿
者其是之謂歟歲在 庚寅燔祀有期敕內省副鑿監遠
屬艱難常從領護其 匱重飾帝車爰及法物並加釐正

詢博士之論擇國工之工巧惟藻洵臻夫典美臣又適分使節專職禮儀因令曩編宜益今制而名標天聖事從景祐義則非順理堂改為輔取近所修正各附其下他即如舊仍以親改之初元冠其篇題表一王而大居正也存塵衡石之覽將謹名山之藏庶幾裨中經丙部之餘為官注一家之說爾

輔弼名對序

劉顏

昔者三王咸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俚居左右前後各主訓護論思又建三公以摠百揆言曰夢帝賚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輔三公九卿通謂之輔焉故西漢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明矣皆所以助仁勸道補政也德申朝廷之六義固社稷之

長策致君上於無過措國家於不傾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審精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之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苟其不善過與不及之者或有問大而應細詢要而對迂訪真而述偽咨易而答難若是欲聰而塞發明而昏法度可垂未之聞也夫子曰舜好問好察邇言謂近言而善者察而行之蓋得其情實適於理致不必奇遠然後聽從此古之帝王求其論說之本意也夫舜與三王治殊而道同論說之語質略而深末塗難守惟漢至五代跡顯而時近問答之辭聞見者治後世易法可酌中道垂訓來世顏切不付揆私務纂述矣意窮姓名遺事探經濟之策考濶實之議斷自西漢迄于周朝凡一十九代之君臣僅千二百

年之問若何朝廷之至務社稷之令猷或開治亂以發
明或繫安危而辯列足以施諸廊廟利於國家經久可
行本末具載凡四十門門中各起類例以陳警策又為
序論以示抑揚其下或逐臣或逐事有所隱塞曲為甲
明并目錄共四十一卷命曰輔弼名對其間亦有位非
公卿言是輔弼不可廢者兼而錄之又有虛論浮談議
言輕議雖輔弼之士亦不取焉且太史吳兢撰貞觀政
要止述太宗一朝又宰相趙瑩著君臣正論性載唐室
一代其實多採章疏不能悉取問答且章疏多則有疎
間之敝問答少則失親切之詳以至虛論浮談謹言輕
議錯雜其間精粗相半將恐垂訓不廣而取信不深故
自歷朝專採名對庶幾賢人君子輔弼聖帝明王論于
芻蕘無棄顯頓也已

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

劉

牧

我國家以仁策馴有北四十年矣歲時遣使挈詞幣修
聘事焉朝廷有大慶及大事亦罔不與足蹈吾境目觀
吾民斂手帖帖如家人焉故朔方之民往往老者忘父
兄之讎而壯者不識戰鬪事何以言之長老常為牧言
邊防事云兩河間夷未通好時其民過隣里親舊家必
帶刀劍霜降繫閑里胥鄰長會民習古戰陣之法居常
高健馬乾食寇至裹糧持劍帶甲上馬不悔戰死以怯
為恥通好後中年戴白之叟入武庫指兵器亦尚能辨
其名物與其使用常時若者今已死矣當時壯者今已
老矣子孫生來見聞保障不驚城池不完開門逢迎不
相危疑食稻衣錦養移於體雖其風俗耐辛苦尚武勇
而無事以來習熟為然亦少殆矣朝廷既以朔方為安

凡沿邊郡縣文武之任循例而授士之從政選儒不材者貪其飲食賜予十倍內郡不憚其去輒揚急進者貪其階級知遇其勢易獲亦十倍內郡咸樂其補故今言邊任者粉墨雜糅矣噫凡人家雖無事時束嘗一日不嚴門庭之限藩籬之固其與人也雖親戚交善許相死生亦不忘去內外之別川者腰舟宜焉山者獸獲存焉爲人牧民者如之何不之思也在易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釋者謂四夷爲中國之陰王者必却而外之先王閉關而却外所以擬其象也必至日者果陽長陰消之際設備務速明不可後時也商旅不行小人喻於利亦防姦之謂也天之愛民久矣必爲生智者以謀之損之是行豈貪飲食速知遇之徒知遇之徒歟損之居常與人言必慷慨時事今其行有日同年

友弟劉牧取酒酌勸備以言曰今夷人保信誓河北口無恙弟其民之疾苦治之得失物之利害將盡忘之乎而又職事官之任平居則投壺雅歌奉樽俎之驩與記奏之事在軍旅則參謀畫擁楯騎馬而裁檄書北方多賢諸侯如訪損之以政者則當思所以應之勉樹功名無爲具腰舟設獸獲矣

宋文鑑卷第八十六
序

祕演詩集序

惟儼文集序

集古目錄序

梅氏詩集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外制集序

詩圖總序

慶曆兵錄序

邯鄲圖書十志序

唐鑑序

祕演詩集序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宋祁

李淑

石介

歐陽脩

予少以進上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
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
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
林屠販必有老死而後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
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_○然有大志時人不
能用其材曼卿亦不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
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
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常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
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欲以氣
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問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
皆哥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
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
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

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若夫二人者予乃其
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
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骨中浩然
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
怯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
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峒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
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
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惟儼文集序

歐陽脩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學于佛而通
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
擇必皆盡其所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
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

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
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
則賢者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游居相國浮
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
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切怪平生所交皆
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
稱賢材若不啓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
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
尚安能酬養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
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
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以窮達易也今子老於浮
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辱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
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

之務當性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
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爲
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
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
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贈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集古目錄序

歐陽脩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
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麋鹿山海殺
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
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
者腰纏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
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
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如禍常

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
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
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
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
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
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
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
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
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
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
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
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
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

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
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
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
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
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
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梅氏詩集序

歐陽脩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
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
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
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
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
窮則愈工然則詩之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予友

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柰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

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子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脩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

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事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颺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

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外制集序

歐陽脩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

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忠日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惠閱元元而勞心求治之音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敕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敕日與同告論議治文書以所省不一而除

目所下字不一二時已治也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結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也退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結惟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章而關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發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遷直入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八餘篇云

詩圖總序

歐陽脩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晚結與焉周之盛德之極

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篇繫之周公召公為周南召南其八篇為小雅六篇為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為小雅十二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闕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死子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于洛邑號東周周之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為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為周公詩主道也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龜謂國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與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出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

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至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詩次比考於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出皆出於周邶鄭合於衛檜魏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鄭齊魏秦魏唐陳檜曹幽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為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失其次說之莫能究焉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三今略準鄭

遺說而依其次序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鄭為圖故風雅變王與其言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二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一何可數焉以圖推之首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三十一餘君而取其一君由是言之何帝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慶曆兵錄序

宋祁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錄井田作乘車以鄉為軍因田為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疆京師兵亦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上著有格死無叛上唐然則然然

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公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疆臣其弊勢侷則疑力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故羣不逞糜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刻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紂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一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而票者充之或挽疆或踞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持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其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若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壹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十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犒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林石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為之數

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謂一閱焉非軍興不得擅行
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此兵無常帥帥無常鎮權不外
假力不它分此其所以必維萬方營四夷鼓行無前而對
天下者也慶曆五年公參預貳卿濟陽一公以壯猶宿
望進使樞省惟是本兵一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叢分几
閣非其有紀公乃搜次自末鈎考纖微設其攻守戰者
為禁兵民兵兵錄五篇合羣曹所分摛諸條所隱彙而
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件之區處戰如也彌衆而易見
愈詳而不繁雖伍符猥并邊瑣曲折歲列廢置月比耗
登跋文指要坐惟而判蓋簡稽之決要蒐乘之總凡錄
成乃上於官且俾叙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各述
所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別錄示有尊
也餘軍弗載略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公達練

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歟

邯鄲圖書十志序

李淑

儒籍肇劉略荀簿王志阮錄汜元母廼備志大夫藏家
者唯吳齋著目唐季兵燬墳典散落帝宋戢戈講道
薦紳靡然編摩校輯歲月相踵予家高曾以還力弦誦
馬蹄間重明尚文素風不衰肆中山公奮藝舒光翊宣
通謨猶者賴清白之傳冠而並班傳遊載筆兩朝禁清
圖史號金鑿贖吁俞演暢伊延閣廣內幽經祕篇固殫見
悉索之中刺辨次甫事厯去大抵官書三萬六千二百
八卷訂開元見目什不五六崇文目剋去五千餘猶淺
末標剽名臣舊族間所獲或東觀之闕繇是知世書尚
存購寫弗競豐社舊藎斷鱗不倫中山官南始復論補

遠于刊綴彈三十載會請卷王堂挾私楮外內經合口道
釋書盡得若干離十志五十七類總六目几檮題表參
准昔模細素枕籍點兼古語有貳本者分貯旁格柳氏
長行後學之別敷噫予門從著作水部贊善洪州四世
而及中山鄙夫承之施爾明主芻泊彙蒙謙輩冠蓋八
葉際彼曹善承之肆守之毋為勢奪毋為賄遷書用二
印取朋象所以記封國詔出代東都永寧有館第四都
復道有園齋為退居佔畢之玩既志之序之識迂拙耽
賞之自後日紬續追紀左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
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古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
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石

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其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
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
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
臣遂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
甚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醜殺中宗太平
公主替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
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
之侮蔑靈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李述之囚辱臣眇
尋廢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
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
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
女后不可使預事官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娼崇宋
繼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

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
南鐔則亂自武后奪國迄
石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
文武宣懿信昭權在中官
褒姒滅之然則魏魏鉅唐
之臣故採撫唐史中女后
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
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
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嶇綿
能至於二百年何足言之
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
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
尚從三百年者哉伏惟

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開皇
于中睿暨天寶末年啟由安
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
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
女后亂之女后臣壞之官官覆
官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五
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
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官
細延延下傾下安若續若維僅
以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
口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
以可至千萬世豈止齟齬十八
明主戒之

